

和风景的对话

〔日〕东山魁夷 著

陈德文

译

我的生活方式抑或同错综复杂、一切都高速发展的时代不相适应吧，但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点：美是朴素的生命感动。我不想抛弃这种单纯的信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

和风景的对话

[旦] 东山魁夷 著

陈德文

译

“我的生活方式”
点：美是朴素的生命

“展的时代不相适应吧，但我依然坚持这样的观
信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1082

FUKEI TONO TAIWA by Kaji HIGASHIYAMA

Copyright © 1967 by Sumi HIGASHIYAMA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67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风景的对话/(日)东山魁夷著;陈德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02-009233-8

I. ①和… II. ①东…②陈…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23066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2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125 插页4

版 次 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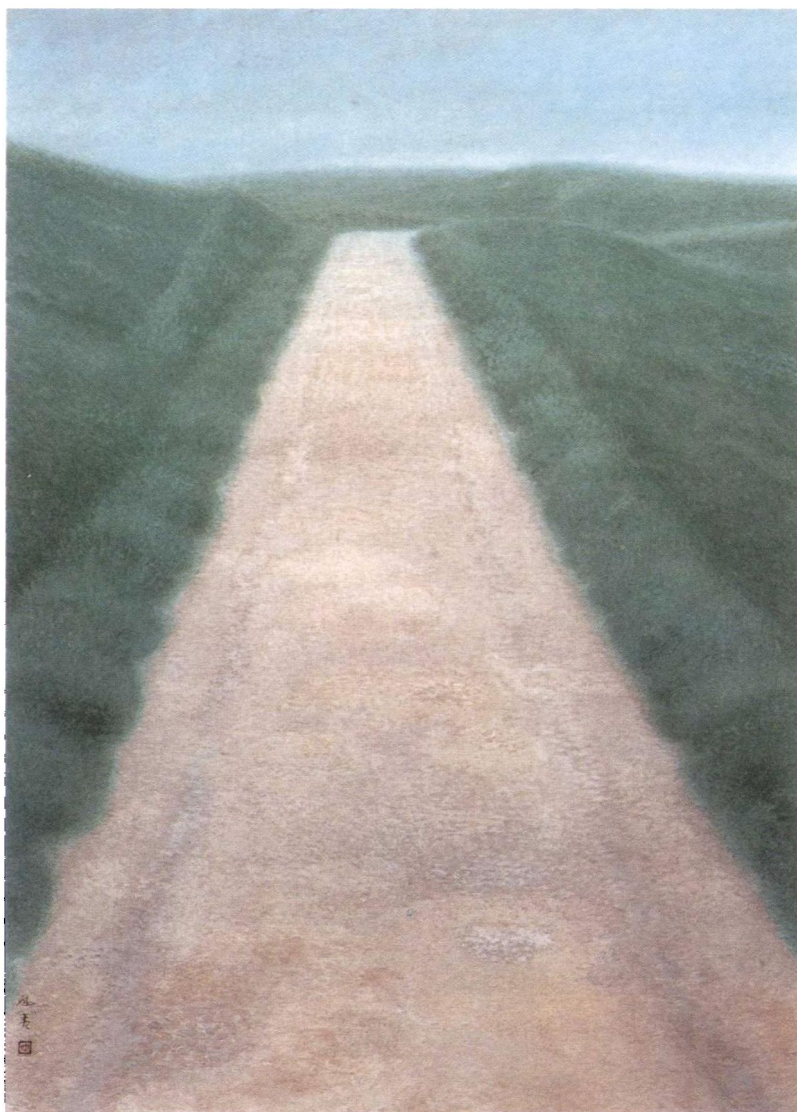
书 号 978-7-02-009233-8

定 价 2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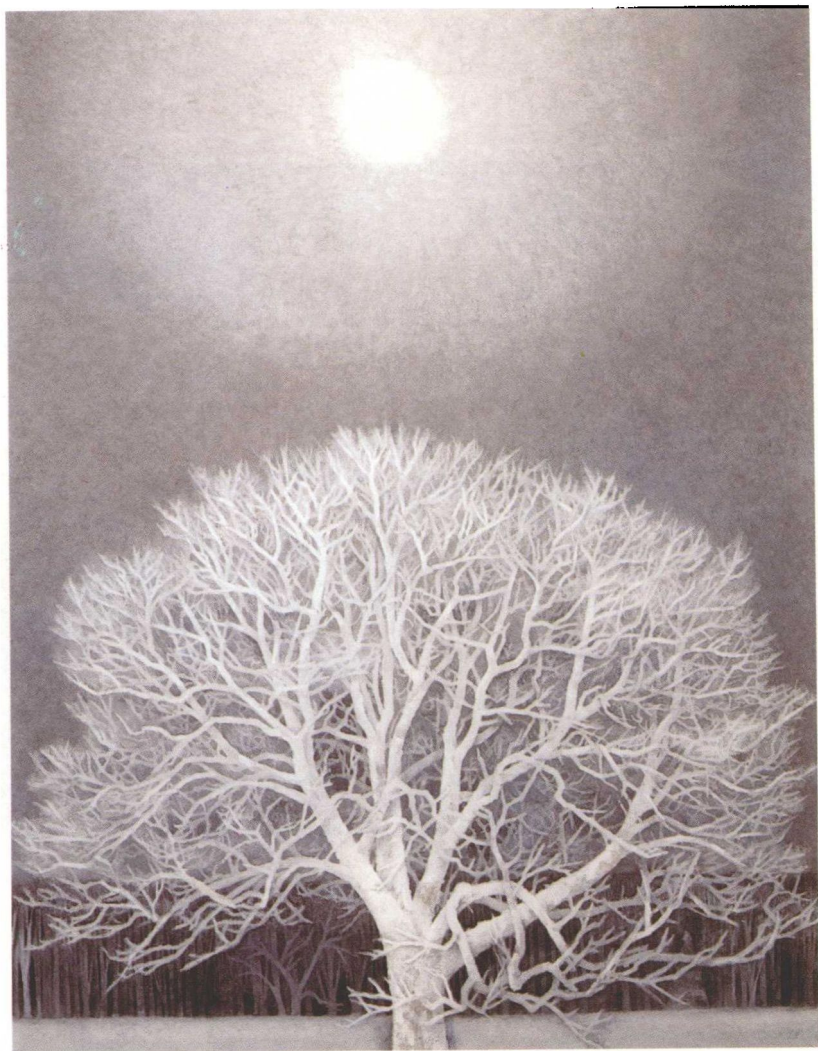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残照



路



冬华



潮音

目 录

第一章 放眼风景	1
第二章 在冬日的山上	6
第三章 在河畔	14
第四章 一条道路	19
第五章 波涛	26
第六章 东与西(一)	32
第七章 东与西(二)	40
第八章 东与西(三)	48
第九章 光与影	61
第十章 风景写生展	73
第十一章 老师	76
第十二章 回归	80
第十三章 红与黑	87
第十四章 冬天的东京	95
第十五章 日月四季	107
第十六章 严酷的路	115

第十七章	回顾与出发	126
第十八章	万绿新	135
第十九章	白夜的诱惑	139
第二十章	森林和湖泊之国	148
第二十一章	北欧之旅的尾声	197
第二十二章	古都慕情	207
第二十三章	永恒的海	214
跋		220
译后记		222

第
一
章
放
眼
风
景

以往,我不知有过多少次的旅行,今后,我还是要继续旅行下去。旅行,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是将孤独的自己置于自然之中,以便求得精神的解放、净化和奋发吗?是为了寻觅自然变化中出现的生之明证吗?

生命究竟是什么?我在某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又要去另外的地方。不存在什么常住之世,常住之地,常住之家。我发现,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的明证。

我并非靠自己的意志而生,也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而死。现在活着也似乎没有一个清醒的意志左右着生命。所以,就连画画也是如此。

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认为,竭尽全力而诚实地生活是尊贵的,只有这个才是我生存的唯一要意。这是以上述的认识为前提的。

我的生命被造就出来,同野草一样,同路旁的小石子一样,一旦出生,我便想在这样的命运中奋力生活。要想奋力生活是颇为艰难的,但只要认识到你那被造就了的生命,总会得到一些救助。

我的生活方式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威势,这是在我固有的性格上历经众多的挫折和苦恼的结果。我从幼年到青年时期,身体多病,从一懂事的时候起,就把父母的爱和憎看成是人的宿命和造孽。我有着不流于外表的深潭般的心。我经受过思想形成时期的剧烈的动摇。兄弟的早逝。父亲家业的破产。艺术上长期而痛苦的摸索,战争的惨祸。

然而,对于我来说,也许正是在这样的遭际中才捕捉到生命的光华。我没有就此倒下去而一蹶不振,我忍耐着千辛万苦,终于生活过来了。这固然是凭靠着坚强的意志,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懈地努力等积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我对一切存在抱着肯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不知不觉形成了我精神生活的根柢。少年时代,我怀疑任何事物,对一切存在都不相信,我简直无法对待我自己。但是一种谛念在我心中扎了根,成为我生命的支柱。

我曾经花了大半年时间,站在人迹罕至的高原上,默默凝望着天色、山影,饱吮着草木的气息。那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我尚未结婚,租赁幼儿园的一间房子住着。这里是八岳高原的一隅,生长着优美的森林。我一旦找到可爱的风景,一年中连连跑来十几趟,以极大的兴趣,观看我所熟悉的一草一木随季节而变化的情形。

冬季早该过去了,而高原的春天却姗姗来迟。寒风吹着,赤岳和权现岳一片银白,威严肃穆,只有落叶松萌出些微的黄褐色来。高原上到处残留着积雪,仿佛被什么压碎了一般。奇怪的是,去年的芒草还在雪地里纤纤挺立着。经过一个雪狂风猛冬天,连那结实的枞树也折断了枝条,这些细弱的芒草怎么能继续挺立着呢?

春来了,一时,百草萌发。红的,黄的,粉绿的,带嫩叶的,银

的，金的，汇成一曲丰富多彩的交响乐。小梨树开着素朴的白花，嗡嗡嗡嗡的蜂虻举行弦乐合奏。黄莺和布谷鸟在表演男女二重唱。这里有杜鹃花，华贵的莲华杜鹃，娇艳的满天星，清俊的野蔷薇。

雾霭流动，细雨初降，夏阳辉映，纷乱燠热的草原上牧马的脊背闪耀着光亮。骤雨，隆隆的雷鸣，晴朗的念场高原升起一架灿烂的彩虹。

莓草长高了，松虫草开花了，天空青碧一色，飘飞着明亮的薄云。落叶松现出黄褐色，白桦透着炫目的金光，雪白的芒草穗子随风摇荡。

空中布满灰色的云朵，下雪了，一片深雪。枞树看上去黑黝黝的，雪上斑斑点点，交错着鸟兔的爪印。落叶杉林时时怕冷似的震颤着身子，将白粉般的细雪抖落下来。

不多久，春天又回来了。那些芒草在雪天本来被渐渐积聚的雪层层遮盖起来，最后完全埋入厚雪里了。等到雪化，又渐渐露出头来，就这样迎来了春天。看到这些纤细、柔弱而又安身立命的坚韧的草木，我非常感动。

那时我想，我的作品为何不够精炼圆熟呢？我的心和大自然紧密融合，我的观察并非流于表面，而是达到相当的深度了。然而，我却不能将我感觉到的东西，真切而细致地描绘出来。是因为表现技巧拙劣吗？不，还有比这更为重要的问题。

我跑着，汗水混着尘埃。脚边散落着烧毁的瓦片，尘烟飞旋。一群人穿着又脏又破的衣衫，虽说是军队，但那样子实在凄惨。战争结束的前夕，我应征加入千叶县柏树团，第二天很快转移到熊本。在那里，我们每天都要练习使用炸弹爆破战车。一

天,我们去清理焚烧后的市街,归途中登临了熊本城的天守阁遗迹。

我怀着如醉如痴的心情奔跑,简直就像一个灵魂受到震撼的人,忽然陶醉起来。我刚刚看到了,看到了那生命的光辉的姿影。

站在熊本城楼眺望,隔着肥厚平原和丘陵,眼前是一派广阔的天地,远处的阿苏山隐隐约约。不过,这雄伟的景观对于我这个经常旅行的人来说,并不感到十分稀奇。那么,今天我为何会激动地流下眼泪?为什么天空那般清澈、深远,连绵的群山那样肃穆威严?为什么平原的绿色那样生机勃勃,森林的树木那样葱郁,壮观?过去,我一次又一次旅行,也许见过这般美丽的风景吧。我一定是把它当成平凡的风景一晃而过了。我为何没有把它描画下来呢?而今,我没有从事绘画的愿望,甚至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我的心里涌现出欢喜和悔恨。

我发现那风景闪耀着光辉,是因为我再没有绘画的愿望和生存的希望了。我的心变得无比纯粹了。当我清楚地意识到死神即将临近的时刻,心中就会强烈地映出生的影像来。

我打心里热爱自然,我是强烈感受到它的生命力的,然而每当作起画来,便囿于题材的特异性以及构图、色彩和技法等新的规定,而对那些更为重要的方面,对朴素而带有根本性的令人感动的东西,对存在的生命,缺乏准确的把握能力。我把这一切都当成落后于现代的陈旧的观点加以否定。我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求得新的前进。

另外,每当作画的时候,我就一心巴望作品能在展览会上取得优良的成绩。经商破了产的年老的父亲,长期卧病的母亲和弟弟,

他们给我经济上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我必须引人注目,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朋友们一个个成了画坛的宠儿,成了所谓流行画家,而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心情焦急,但脚步缓慢。因为我有这些想法,我的心就不能变得纯粹起来。

把当时的心情分析一下,虽然条理不很清楚,但是我确实这样对自己说过:要是万一再有机会拿起画笔——恐怕不会再有这样的時候了——我将用眼下的心情,描绘我所得到的感受。

我的汗水混着尘埃在熊本市的焦土上奔跑着,我感到我的心都凝缩在一起了。

现在想想,我走上风景画家这条道路,可以说是逐渐被逼迫的,是经受锻炼的结果。在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一些歧路。中学毕业时我决心当画家,而且选择了日本画家这样一条道路,这是一条大的歧路。战后,我又走上了风景画家这条道路,这也是一个歧路。应当说,推动我走上这两条歧路的外在力量,远远超过我自身的意志。我与其说是自觉地生存着,毋宁说是被动地生存着。可以说我是被造就成了日本画家,也被造就成了风景画家的。那么这种力量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第 二 章 冬 日 的 山 上

群山显露出层层褶皱，向远方绵延而去。冬枯的山肌一片沉郁、灰黄，这种颜色本身颇叫人难以捉摸。这时，夕阳照射下来，明亮的地方呈淡红色，阴影的部分呈青紫色，交织成一幅明暗协调的微妙的画图，默默无言地屏息着。傍晚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天地连接处融汇在淡淡的光明之中，更显得无限空阔。

我坐在阒无人迹的山顶草原上，眺望着光与影微妙的变化。我是背着挎包，抱着画板，从佐贯车站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才来到这座鹿野山的。登山时，我的挎包里塞满了野宿用的干粮和颜料盒。我的汗水淋漓的肌肤一旦接触寒冷的大气，觉得十分舒畅。除了住在山寺的禅房里之外，再也找不到旅馆。而且，当时也不通公共汽车。那是一九四六年冬天的事。

这是个壮阔的景象。山连山，谷连谷，像大海起伏的波涛，在我心中轰鸣。不管是一抹晚霞，还是静谧的天空，都显得那般安详，多情。山谷的暮影里闪现出一条道路。我独自攀登着山路，我的思绪时起时消，而今停在一个归结点上了。现在，我的心越



残照

Afterglow

1947

过一道道峡谷,飞向绿意迷蒙的远山,飞向空阔无垠的天际。是否可以说,这里又成了一个新的起点呢?

我要谈谈从佐贯车站到达这里的情形。三个小时的行程,使我回忆起往昔漫长的岁月。

镇子上到处残留着连带土围的房屋,道路穿过这里很快通向山野。镇上有一家住户,从那座灰暗的小门,可以望见煤烟熏黑的古老的房柱上的挂钟。一看见这个,一种类似乡愁的情绪紧紧抓住我的心。我仿佛看到了一位身材矮小的白发老太太,戴着眼镜,正在缝补衣裳。

我住在父母家里,这也是个带土围的房子,位于神户市下町,靠近仓库毗连的海岸。看上去不像佐贯镇这样逼仄、难耐,柱子也没有被煤烟熏过。只有那挂钟相当古朴,家里人踩着垫脚石,旋转文字盘上的长针校正时间时,挂钟便当当地发出响声。和这钟声同样令人怀念的还有:轮船上粗大的警笛发出的低吼;小汽艇引擎的断断续续的鸣叫;还有那聚集岸边的帆船的桅杆发出的吱吱的声响。

母亲在挂钟下做针线活。她平时的衣着打扮总是整齐、干净。从门口到里间,是一带笔直的泥土地面,靠近后院有厨房和水井。厨房的屋顶一直通向二楼,站在楼上的窗口旁窥伺,可以嗅到饭菜的香味。孩子们的房间在楼上,每当闻到那股香味,过一会儿便会听到母亲的呼唤:“下来吃饭啦!”

家门口挂着一块带有黄铜鼻子的小招牌,上面写着“东山商店”。店内的泥地上堆积着漆罐、油灯、辘轳、钢丝和铁锚等物件。墙上挂着轮船和船坞的照片、各种油漆标本。台上放着帆船模型。墙角是个大金库(里面似乎只有账本一类东西)。